



金蔷薇

K·巴乌斯托夫斯基著

李 时 薛 菲译

漓江出版社



白熊丛书



金

薈

薇

· 白熊丛书 ·

金 薔 薇

(苏)K·巴乌斯托夫斯基 著

李 时 薛 菲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05,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册

ISBN 7—5407—2046—8/I·1275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白熊”百态

——“白熊丛书”总序

● 宋安群

“白熊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从俄罗斯购进版权翻译出版的封闭型小丛书，包括 8 部苏联文学作品，其中 6 部是小说，1 部诗歌，1 部散文。

我们说这套丛书是苏联文学作品，而没有在“苏联”这个名词之前冠以一个“前”字称之为“前苏联”，是考虑到苏联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辉煌存在，苏联文学也堪称是历史的辉煌存在。虽然苏联国体的构成关系今天已从地球上消亡，然而“苏联”这个历史、地域的概念，却已令人无庸争辩地永远固定于史册之中。

这套丛书的作品，从整体质量来说，是整齐的，每部都是苏联文学的精粹。不

论是 30 年代创作的,还是 80 年代创作的,其作者都是苏联的著名作家。这一部部作品作为一砖一瓦,已经当之无愧地砌入了气势恢宏的苏联文学大厦。

《切文古尔镇》是这 8 部作品中创作得最早的小说,然而又是发表得最迟的小说,它 1926 年写出,而迟至 1988 年才得以问世。作者是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 1899—1951)。这是一部内容复杂、幽默怪诞、妙趣横生的小说。它描写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试图马上建成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商品必然导致剥削、压迫,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成果必然导致战争”,认为世上只剩下无产者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行到来。这些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在一个小镇里,或靠吃泥土过日子,或专拆房子求痛快,或以枪毙资产阶级为乐事,不从事物质劳动,精神畸形膨胀,坐吃山空,最后终于遭到毁灭。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早在六七十年前,作者就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观照社会,观照人类的命运,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不畏强权的压制,明确宣示为他所处的时代、为他作品的主人公、为人类的某些荒唐行径深感痛心和哀戚,并发出“再也不能那样做,再也不能那样活”的沉重吁叹来警醒世人。

《解冻》是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的代表作之一,是苏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小说诞生于 1956 年。作者的笔触深入到斯大林逝世后的 1953 年至 1954 年间苏联面临的思想动荡及改革状况。对官僚主义者的无情抨击、对势利小人的辛辣嘲讽、对高尚

纯洁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讴歌，其力度在当时是十分强劲的。特别是作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在万马齐喑的当时苏联社会，是相当有胆识的非凡之举。《解冻》的发表，传达了苏联政坛政治气候解冻的信息，标志着社会生活解冻、文化生活解冻、作家心灵气候解冻的开始。随后应时而生，一批类似的作品波涛般地涌出。“解冻文学”一词也由此产生，并进入了文学辞典。《解冻》这部作品因而也成了不仅一时风靡苏联，同时还风靡世界各国的畅销书。

《牧童与牧女》是获1975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小说，作者是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另一部著名的小说《鱼王》（获1978年苏联国家奖）也出自他的笔下。他描写战争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善”终将战胜“恶”的信念。在这部被被誉为“独特的悲剧性的散文长诗”的小说《牧童与牧女》中，作者将战争的场景及战争生活影响着人们心灵的变化描绘得细腻非凡、纤悉无遗，以特别沉重的笔调来刻画严酷的战争如何把善良的人们之心灵恶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作品似以浪漫的手法开篇，随情节的发展，却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深沉的现实主义之中，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由此而倍增。

《活下去，并要记住》也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作品。作者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1937—）是一度苏联国家文学奖得主。这部小说写苏联卫国战争后期，一位伤兵归队途中私逃藏匿于故乡的山谷之中，战争胜利后不敢露面。其背叛行径，使妻子心灵上蒙受耻辱，使她背负着

深深的罪恶感，以致怀了逃兵的孩子而不惜说是与人通奸所致，往自己脸上泼污。最后，这善良的妻子竟投河自尽以洗清“同谋”之罪。拉斯普京的笔触就是这样深深地进入到人们十分隐秘的内心世界，搅弄世人最怕触及的心灵里最脆弱的那根道德琴弦。哪怕只要背叛人民一次，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拉斯普京严峻的告诫，不由得人们不心灵震颤。这部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苏联文坛及读书界以及苏联社会的强烈震动，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并获1967年苏联国家文学奖。

《妈妈与中子弹》是获1982年苏联国家文学奖的作品，是一部2000多行的长诗。作者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 1933—）是涉足诗歌、小说、电影三领域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周游过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在他的代表作《妈妈与中子弹》里，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广阔无边、五彩缤纷场景的独特世界。他的长诗的故事，一忽儿发生在苏联，一忽儿发生在意大利，一忽儿发生在美国，一忽儿发生在中东……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幻境与现世，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作者将自己的家人，祖父、祖母、母亲等等，视为世界公民，赋予他们不平凡的精神和意识。2000多行诗跌来宕去，一气呵成，抒发了作者对人对战争、对和平、对人类命运的不尽思索。

《鲸群离去》系苏联楚克奇族作家雷特海乌（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ытхэу, 1930—）的精彩之作。这位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于科学小说、科幻小说、荒诞小

说均有所涉笔。《鲸群离去》副标题为“现代传说”。作品以民族史诗及传说的腔调叙说大海边人与鲸的传奇故事。那里的鲸与人十分相亲,常帮助人解决许多困难,帮人渡过一重重难关。有些鲸还变成了人,与人相爱,生儿育女,世代共处。一只神奇的鲸活得最长,因为它变成人时,获得了人深深的爱。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开始变得贪婪,黑手伸向了鲸,大肆捕掠鲸群。连那只神奇的长寿鲸也被标枪射杀。鲸群帮助过人,人却背叛了它们。鲸群终于伤心地离去,留给人们的是自省的叹息。作品于温软的叙说中藏着锐利的机锋,它向人类咄咄逼问:你们是不是过于妄自尊大了?是不是愚妄地自称为“大自然的主人”而又将要毁了大自然?

《红莓》是小说、电影双栖作家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 1929—1974)引人瞩目的佳构。作者的广角镜头一直追踪一个进城的农民的历程,描绘他的奋斗和情爱,描述他如何从迷惘到堕落,又如何从悔恨到觉醒。舒克申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命运十分关注,对于他们的精神、道德的演变过程尤有兴趣,并深有研究,故而其塑造的形象特别鲜活、可信且深刻、动人。《红莓》的发表,引起过苏联文坛的瞩目。由作者自己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1974年举行的第七届全苏电影节主奖,1976年他病逝一年多以后,被迫授列宁奖金。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明晰可感,其“锲而不舍地追求美”的气息,开卷便扑面而来。作者是巴乌

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他的传记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虽在苏联都有影响,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莫如《金蔷薇》。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地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作者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丛书的构成是一种组合。按宗旨、功能追求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内涵。“白熊丛书”的出版,意在捧取苏联文学长河浪花之一掬,让其折射出耀人眼目的辉泽;告诉人们,即使在十分复杂、艰险的社会环境中,苏联作家中的一些人,依然扣着文艺家的良心,禀着追求真理的胆识,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忠于人民,上下求索,精磨细炼,一心去创作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白熊丛书”以8部中型作品为组合,想以一种短小精当的形式,注意思想内容、主题、选材、形式、艺术特色诸类型的代表性,让读者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领略苏联作家的创作风貌。

我没有思索过,究竟篇幅中型如本丛书中的各部作品,是不是就不能称为博大精深,但我敢肯定,优秀的作品,不论其长短,必能以一当十。这套小丛书的8部作品,多元纷

呈,仪态万方,有刚有柔,庄谐兼及,各有其独自の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精彩可读,必然会赢得读者的喜爱。

按接受美学的说法,读者阅读、思索、理解的行为,当视为参与作者创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丛书”这8部中译作品创作的将会有成百上千位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读者读后,对这些作品将会有何等复杂不同的感受,对这8位作家将会有何等丰富迥异的印象。我认为,至少,刚正如普拉东诺夫,大胆如爱伦堡,深刻如阿斯塔菲耶夫,严峻如拉斯普京,奔放如叶甫图申科,含蓄如雷特海乌,深情如舒克申,智慧如巴乌斯托夫斯基,都是值得我们尊崇、追随的。这套“丛书”的作品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特性等等,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好借鉴的。

1996.6.8

译 序

当年,是通过我的口语老师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巴波娃的介绍,初次接触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的,但一下就被他所营造的浓浓的诗意和他所创作的人物身上流露的那股淡淡的哀愁所打动。即便当时我的主要爱好和工作对象还是在短诗和外国散文诗的译介方面,并正在为此后陆续出版的《感情花束》、《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诗》等那几本集子收集素材,但已深感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作品无法抗拒的魅力。我常常是读着、读着,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动起笔来。如《雪》、《夜行驿车》等那几个短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译出来的。由于此后我常年辗转在柏林、波恩、弗莱堡、哥本哈根、欧登赛等地的高等院校和有关学术团体之间从事教学和“文学对话”等活动,很少有

整段时间静下心来写点儿什么。所以，我纯文学方面的作品并不多，且大半是用外语（主要是德语）进行创作并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其中部分已被收入柏林新文学学会和国际作协编印出版的作品集中）。再说，我生性疏懒，诚如作家李庆西所说：“读书若不是为了做学问或找题目写点东西的话，总归是一种享受。”所以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还比较热心的读者，热衷于享受读书的乐趣，好比当年我在德国享受卡拉扬亲自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的美妙演奏一样。当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偏爱和选择，我也不例外。除了海曼·黑塞、安德烈·纪德、哈利尔·纪伯伦、赫尔姆斯·玛乔丽和威廉·福克纳等外，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也是我的案头常客。这些可说是我“文学菜单”不上可或缺的保留“节目”了。我从心底里感谢他（她）们给我提供了如此隽永的精神佳肴。

“……那时候，一本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就能给我带来一周的享受（一周里读了三遍）。”我所接触过的好些朋友，似乎都有类似李庆西先生的那种感受。所以当漓江出版社的总编辑宋安群先生约我在李时所译的《金蔷薇》基础上，补译作者在六十年代初发表的《契诃夫》、《亚历山大·勃洛克》、《伊凡·布宁》和《扣眼上的玫瑰——记尤里·奥列沙》等四篇重新出版时，我也就毫不迟疑地欣然从命了。我是从学校毕业不久到浙大工作时开始认识李时先生和他的夫人梅丝金娜女士的。当时李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翻译家了。据我所知，那时他已翻译出版了除《俄国文学史》外，还有冯维辛的《旅长》、《纨绔少年》等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他幽默的谈吐、焕发的才气和娟秀的中、俄文字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和夫人到莫斯科不久，就出任了当时的《苏联画报》中文版主编，同时负责《苏联妇女》杂志中的《俄罗

斯古典妇女形象》那个专栏，还让我用《金蔷薇》的稿费为他选购了《先秦史》、《两汉史》等汉语书籍给他寄去。后来由他和他的夫人译成俄语介绍给广大的俄罗斯读者，为中俄文学交流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即使后来我在柏林大学工作期间，还收到梅丝金娜女士的来信，谈及他（她）们在莫斯科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一些变故。虽然我曾不止一次飞经莫斯科上空，但总是匆忙得连下去一次和他们相聚的时间都似乎抽不出来。日月递嬗，转眼多少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可是，人只有一次生命，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萍水相逢，那是一种机遇，碰上志趣相投而又能相互理解、关心的人，更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了。我很珍惜在西子湖畔和他们相处的短短几年宝贵的时间，更珍惜如今藉这朵《金蔷薇》作媒介而促成的这个机会。我是多么希望能和他们、和我们共同拥有的直接或间接相识或不相识的新老朋友们，分享此刻我心中掺有淡淡惆怅的那份喜悦之情。或许有一天，会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朋友们再一次重逢也未可知。请允许我在这里借用同样在湖畔堤上留下足迹的那位天才诗人的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薛 菲

献给我忠实的朋友

塔吉雅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巴乌斯托夫斯卡雅

文学不遵循凋敝的规律。
只有文学是不朽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应该永远渴求美。

奥诺尔·巴尔扎克

在这本书里,许多地方叙述得不连贯,甚或不够明确。

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争论的。

这本书既不是什么理论研究,更不是什么指南之类。而仅仅
是我对作家劳动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经验的札记而已。

书中没涉及我们作家工作的思想基础的广袤领域,因为在
这一方面,我们的看法没有分歧。我国文学的伟大的、教育的意
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本书中,我只叙述了我目前来得及叙述的这这一点。

但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对作家劳动的绝妙的实质得到些微的
概念,即便是一点也好,我便以为我算完成了对文学的义务了。

作者被公认为抒情散文大师。在这本书中,他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的方方面面、接受美学、名家创作过程、轶事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文体结构十分精致,语言异常活泼清新,一直是美文的典范。因而极受读者的欢迎,数十年来各种译本在世上常印不衰。

目 录

珍贵的尘土·····	(1)
碑铭·····	(12)
一束假花·····	(22)
第一篇短篇小说·····	(27)
闪电·····	(39)
人物的叛变·····	(44)
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	(50)
心上的刻痕·····	(76)
金刚石般的语言·····	(87)
辞典·····	(104)
阿尔斯王商店事件·····	(118)
好像是小事情·····	(125)
车站食堂里的老人·····	(142)
白夜·····	(148)
赋予生命的源泉·····	(157)
夜行的驿车·····	(173)
早已想就的一本书·····	(188)
洞烛世界的艺术·····	(263)
在卡车的车厢里·····	(277)
对自己的临别赠言·····	(285)